

現實

★ 1953.8.29

期刊虛

選論實現

論取締民盟

記者 曹亨聞

專訪：訪問陳立夫

記者 王定

特稿：張治中與阿合買提江

記者 張世豪

稿：衛立煌之過去與將來

記者 公英

專欄：呂恩勉：文史

晉代豪門 門富

專論：略談美蘇關係

記者 章城

論：論行憲

記者 章城

現實專信：潘震亞律師之辯白

二周一人：專欄作家李普曼
應育之譯

號十八路蟠峨(5)海上 閱享書 輯編總兼人行發
號三六八五四：話電



論取締民盟

圖勢形件事寓伊之報外

新聞
雙
週報

11

張治中與阿合買提江

訪問陳立夫

衛立煌之過去與將來

元千四售

版出五期星隔每

日四十月一十年六卅國民

學聞新格人與味趣情入

論 壇

曹亨聞論： 取締民盟

豪商官僚 趾高氣揚
讀書之人 往何處去

自今後，中國一班讀書人教書匠，勢必須：身穿中山制服，胸懸國月徽章，手挾黑色皮包而從事于文化教育事業矣。觀目前的局勢，國家留給自由智識分子有二條路：要批評政府的，請向共產黨去；背批評共產黨，就請去幹國民黨的一套。假如要站在黨外純國民立場作建議性學術性之評論，已是不可能了。於是，如目前知識分子尚有他路可走，即是大家一齊封口，閉門養晦，至若欲有所表示，不說政治一方面，即就一般而言，已是物質精神，兩不許可了。讀書之人，因向受安樂樂道古訓之洗禮，過物寶上困難生活，倒也不小，過精神遭受翻天的生活，其結果必是國家文化衰落，社會死氣沉沉，思想界文化界全部窒息，而對政府起反感或反抗之情緒必日高漲，其損失非止于何派何黨，實是國家命脈致命傷。

中國智識分子之遭遇厄運，可以說自抗戰時期開始。當時全國向外，上下思想一致，智識界處此偉大時代，個個掏出一派元氣，舉抗戰增加一分力量，智識界都爭先恐後，以自處於社會領導的地位，勸導提倡，自身作則自動地願嘗受一切人世間困苦恥辱，致全力于最後勝利。當時有謂：一身西裝不換，二條鐵腿不停，幾部破書不賣，正是描摹內地文化教育人士生活之一概。說句真話，那時候他們那個不想，在政府裏掛個一官半職以炫耀于友朋鄉間呀！當時大家一個目標一個希望，即一俟勝利，國家辦入強國之列，和平統一，社會繁榮，而他們在社會上也得稍能揚眉吐氣。誰知事到如今，烽火連天，物價飛漲，生活之困苦，較諸抗戰時期，直有過而無不及。吃的固是平價糙米，穿之一事，以月之所得，尚不够購一身洋布。文人多窮酸，原中國歷史常見之事。但現狀現在社會得意之人，儘是些肥頭肥腦而向不向個子的人，其趾高志揚之氣概，已自讀書人為無物矣！拿一個大學教授與人力車夫並提而論，前者授課計每小時可得四萬元，後者拉車每小時得有五六萬的收入。且看現時政府的政策，凡有錢有勢者，待之如鴻賓，授之以官爵，但對待一班有志氣有修養有學識，有虛懷謙

謙態度的智識分子，以為此衛生也，無能為也！若取古代漢高「此衛生也，取共」之態度，則今後國家前途那有光明的日子！證之于既往，大部份智識分子固無必要倒置，而國家太對不起他們了，却是事實。即以最近政府突然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一事，亦可以說是一個例子罷了。

民盟是否犯法或有勾結共產黨事情，現且不去論它，因為這是個人下法律的問題，僅就它是一個智識界文化界的集合團體而言，且不去論它，列幾點意見，以就教于社會賢達與當軸諸公者：

一、民盟分子之八九十之十，皆由文化界人士之集合。其領袖如張調，黃炎培，沈鈞儒一班老頭子，可以說是在舊時代出身的過時書生政客。他們手無縛雞之力，足也談不死地，就他們的人品與態度而言，與其說是共產黨式，還不如說是國民黨中新人物為恰當。若說他們有武力爭取政權的企圖，誰也不能置信，否則可以說政府之失敗，國民黨政治前途也就沒有了。

二、民盟內部如有共產分子，政府儘可個別引用法律以判罪，如西安社斌承案之引用總動員法案之極刑，便是因惶恐而失，則所謂已開先例，實毋庸解散其整個團體，使國內各界因惶恐而失，則所謂已開先例，不能以片面文字掩蓋全國之耳目。誠如是，則張岳軍與周恩來歡笑碰杯，實張治中三、政府宣布不久國家即施行憲法，一個行憲的國家，勢必允許反對黨之存在。即法治國家之分別有在野黨之組織。今後政府儘應吸取青年黨代表民盟說幾句嗎？老實說：現時智識界自由向有對政府心懷好感者，講就禮貌，政府尚能容許別人有批評建議的自由，有時也還講講道理，講就禮貌，政府尚能容許別人有批評建議的自由，有時也還講講道理，講就禮貌，政府尚能容許別人有批評建議的自由，有時也還講講道理，講就禮貌，政府尚能容許別人有批評建議的自由，有時也還講講道理，講就

之希望。……現在中國智識分子已不是什麼都沒有的人，如有損失，那世界心筆友，把這世界才識分子，三年前也退避三舍，而且接受不了的身北民盟領袖，把這世界才識分子，三年前也退避三舍，而且接受不了的身關藉此機會，把這世界才識分子，三年前也退避三舍，而且接受不了的身于此不可不復而。……

……無條件奉獻，亦未始不可以。

訪問陳立夫

現實南 王定
京記者

世界和平用不着悲觀 祇要互助互信去相處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是一向以精明而謹慎稱著的。他或許是太忙的缘故，他平常很少接見新聞記者，如果記者見到他，一定可以聽到一大篇宏論，而且都是精辟而轟動的碩見。南京的中外記者常互相的說，如果我今天能見到陳部長，我就有了 Good (新聞界術語係轟動的獨得之新聞) 這種說法雖有點過份，確也是事實。陳氏在學術界也很有地位，他不但對政治學很有研究，對一般社會科學，已融會貫通，自成一套，他這一套的對與不對，我們不加討論，至少，學術界又添了他這一套。陳氏英語亦相當不錯，凡是同他說英語的，他就很輕鬆的說起英語，陳氏紅潤地圓面孔，加上一頭短短的白髮，一見面就令人感到很親切，即或他板着面孔，也好像在笑。他還有一個特點，凡是記者寫到他的談話，他都要先看稿子，他常常親自刪改添削，而且自己加上標題，即或時間不允許把稿子送給他看，也得告訴他你所發表的大概內容。

記者發現陳氏很喜歡替人證婚，凡是請他證婚的，他一定準時到場，而且很耐心的參加典禮，發表演說，吃過喜酒才同其他賓客一齊離開。記者以蘇聯宣佈樹立新共產國際主義，又去拜訪陳氏，他依然一直談到打過下班鈴後二十多分鐘。首先他請朱秘書把今天報紙拿來，先將有關這件事的新聞逐字讀了一遍，然後再經過審慎的思考，他首先說：「這是很麻煩的，今後聯合國前途更為暗淡」，然後他說出如下的看法：(一)這件事，沒有什麼驚奇，因為共產國際雖然取消過，但工作並沒有停頓，現在是名義上恢復，故並無新奇之處。(二)他感到非常可惜，世界上很多問題不能協調，國際間壁壘愈趨愈深，大家拉開了面皮，問題將格外尖銳化，絕非和平之福。(三)希望國際上爭端，能本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精神去相處，大家互信互助以平等原則往還，不要把別的國家當作他的「衛星」，也不要到別的國家去發展組織。比如兩家鄰居，你要到別人家去拉人，當然會引起別人的不痛快這種懷疑，都是戰爭的種子。大家要開誠忍耐，不要盡以本國利害着眼，要為整個世界人類幸福着眼，就會減少許多糾紛。他並表示，他對世界和平的前途，並不悲觀，只要大家能以平等互助互信去相處。

陳氏對「和平」兩個字，發揮很多，他說和平在英文是 Peace，拉丁文原意，含有契約性，條件性，一旦契約失效，和平不復存在，印度哲學家對和平解釋是刻苦，是壓制自己。這兩種說法，前面太重視物質，後者過份偏重精神，只有中國對和平解釋，含義最多，其代表中國人傳統哲學，也可以說，吾人祖先造字之妙。和平是要「和好」而且「平等」，才能產生和平。最後，他認為盟軍管制敵國似乎一萬世也抬不起頭來，另一方面，你壓我去討好，我壓你去討好，非但種下仇恨報復的種子，而且，戰敗國就利用其間的矛盾漸漸爬起來的。同時他還說：現在國際上人口聲譽是「強」「權」，崇拜武力，這種作風，是天天走向戰爭。他又談到我們中國對戰敗國態度，當日本宣佈投降後，蔣主席發表的文告，是多麼的寬和，多麼偉大！充分代表中國人寬大的精神與愛好和平的天賦。世界上這種互相防範，猜疑之風，絕非謀致和平之道。

陳氏對國內時局之癥結，認為我國目前時局並不嚴重，多由於心理上因素，渠認為：(一)經濟上要能安貧樂道，國家處於不幸時期，大家應該認識清楚，外國歷史上因為經濟失當以至道德墮落的事，幾勝於我國今天情況，今後經濟政策，應以大多數利益着眼，(二)要驅除依賴心理，惟自信乃能自強，惟棄恥乃能尊恥。

南京盛傳陳氏將有出國之行，據說，在魏德邁來華時，曾經面邀陳氏去美一遊，認為陳氏學識淵博，對政治理論，碩見很多，陳氏當時因公忙，沒有答應。陳氏的確有意去歐美一遊，但目前還不可能，他說黨團合併後大選工作都待辦理，只要這兩樣工作告一段落，即可出國一行。

伊甯事件 主要人物

一個是急脈緩灸 一個是柔中含剛

張治中與阿合買提江

成吉斯汗樞前本報記者與阿氏「論英雄」

「現實」張世豪
蘭州記者

實 現

最近我們又在報紙上看到一條使人觸目驚心的消息，這是自北塔山事件在國人腦際中沖淡以後，好像另是一種奇妙的吸力，把國人的視線重又轉移到多事的新疆。據聯合社的消息：「新亂已死灰復燃，迪化北面二百五十哩之承化，已被伊寧叛軍佔領。叛軍進攻時並備有輕重戰車八十輛，政府方面謂：觀察叛軍之實力，足見係受外蒙援助。」又據該社記者廿四日自伊寧來電稱：「伊寧方面正準備以武力爭取獨立。伊寧革命份子公開宣佈，待秋收之後，重大事件將發生，若輩前號稱擁軍五萬，其中且有多數優秀騎兵，聯合社記者親見伊寧附近飛機場中，停有雙引擎轟炸機六架」，同時中央社迪化廿四日電稱：「張治中將軍於九月一日致伊寧阿合買提江之公開信，指責伊方破壞和平條款之種種事實。並要求伊方人員無條件返迪商談，伊方復信已於二十三日到達，提出四項要求，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一)撤換現任主席麥斯武德(二)釋放被捕黨務份子(三)禁止以政治關係捕人(四)澈底執行和平條款與政治領。又國府委員鮑德漢(前新疆省副主席)告記者稱：「伊寧方面之局勢，

刻下決不致惡化」蓋中央與伊方不欲以武力解決問題。伊方所提先決條件之三四兩項，中央業已有和平條款之允諾於前，自當徹底實行諾言，預料目前之問題，俟張治中返新後「當可獲致解決。至於撤換麥斯武德，此事恐有困難。」同時張治中將軍在台告記者稱：「此為事變三區之內部糾紛問題由來已久，政府為履行和平條約，向不過問。此次事件，不致影響新疆之和平。」我們由於這一串新聞報導中，對於新疆事件，仍不免足尺寸管窺豹，僅見一斑而已。要知道新疆問題，並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簡單，也決不是政府用「武力」可以解決，或是伊方用武力可爭得「完全獨立」的。最近兩個月來，在迪化，在蘭州流言謠傳非常多，蘭州雖然不是在出事地點，但消息的來源與流言的繁雜，除了迪化，恐怕只有這這水樓台的蘭州了。政府要員，商人軍人經常川流不息的來往在甘新道上，在這些人的口中，不難探到較為正確的側面新聞，這些事實，有許多是報紙上不能發表的，尤其是在西北。報紙上很少看到有關內幕側面消息的報導，最近到處在流言政府將於年內進兵伊寧，武裝收復該區，不

管是實是假，這流言竟使伊寧方面感到不安。他的出兵佔領承化，或者也是迫不急待先下手為強的表示。外蒙在北塔山的行動，不過僅是一種試探性質與伊寧方面，串演「木偶」把戲而已。誰在幕後拉線玩弄這欺人欺世的勾當，那只有天曉得。在東北、在西北、顯然是如出一轍，只不過換了些生丑淨旦的不同木偶罷了。因之新疆目前的局勢不可能與東北政局分開而單獨發展。更不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相違而採取單獨行動。在東北政府如何感到棘手，在新疆同樣地也會使政府感到頭痛。自然這複雜的局面，會使不少人感到憤慨，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現階段中，仍然還得冷靜的強逼着我們忍耐下去。所以我們對於新疆問題，可以不必看得過於緊張而焦慮。因為這局勢形成，已經像癩病一樣的有了幾十年的歷史。不生不死，忽重忽輕地在挨着奄奄待斃的日子。僅靠「中」醫的草藥方，歷史告訴我們，是已經失效了。現在只有待國際局勢的發展來澄清這幽暗的局面。那時或注射或開刀，才會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因此，我們對於這千頭萬緒「不敢」摸要領的新疆問題，不願多表示意見。僅將

新疆問題中的兩大主角，張文白將軍與阿合買提江二人就自己所知者，貢獻於諸位讀者，作一個研究新疆問題的參攷資料。

「張治中」這三個字，自然是用不着介紹的；在近年動盪不安的時局中，是一個多麼響亮的名字。尤其在國共和談，新疆事件鬧得如火如荼之際，張治中的大名，同時也紅的紅雲發紫，當時被中外人士譽為「軍事政治家」、「和平將軍」，不少人甚至也以他當作和平的象徵。外國報紙稱他是中國高級官吏中的開明份子，就是中共方面對張氏也很少指摘，當時張氏個人也對國共和平談判，抱着無限的樂觀，自信心也很強，當今年元月奉命由迪飛京，出使延安進行和談之前，在蘭州招待記者，對於和談的前途，依然抱着充分樂觀與自信。後來這位「和平將軍」悄悄地離京到安徽巢縣返里掃墓去了。張治中先生的卓識遠見，向為一般人所稱道，尤其是他的開明的作風，靈和的手腕，會使不少人由欽佩而服從。當新疆問題日趨惡化時，中樞便派他以封疆大吏的頭銜，坐鎮西北，坐上了「西北候」的朱紹良將軍的八年寶座。當時新疆局勢，是須要他這樣的人材去處理，於是他又掛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的榮冕，移節迪化，新疆人民，對於以前中樞派去的長官，一向印象很壞，什麼「吳忠信中張，朱紹良不良」的口頭語，流傳極廣，但是對於張治中，事前是抱着以觀後效的試探態度，經過了一個不久的時間，便由試探而轉入信任擁戴。在這十分惡劣的複雜的環境中，張治中奉命入主新政，這正是所謂「受任於艱苦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對於省政的處理，是探想所謂「急脈緩灸」的方法，因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差別，幾乎是沒有的。他釋放了全疆的政治犯，他頒佈了省政實施綱領，他大量任用各民族人才來擔任行政工作，不僅是出乎謀略的用心，也確實抱了治亂安政的決心。他情願為了滿清封建的壓制，民國以來腐敗官吏的剝削，以至於盛世才的極權統治，與忠信的不忠，朱紹良的不良，來向各民族負起短刑罪。這賢明遠大的措施，也竟然會使不少短識少見的人士所指摘，但是我相信張氏自己有信心，以為這樣做是對的，中央也信任他，並予以「全權處理」的口話，全疆人民也對張先生的這種政治設施，抱有極高度的好評與希望。

在目前的局勢中，雖然張氏已交卸了主席的職位，但是新疆是離不開他的，尤其是一個事件發生之後，全疆的官民，都希望他出來解決。因之他雖然是西北行轅的主任，西北行轅雖然是在蘭州，但是行轅的重心，便永遠隨着他而坐鎮在迪化。蘭州行轅的官佐，一年中很少見到他們的主任，畢竟蘭州的局勢安靜而單純，有副主任郭寄嶠和陶峙岳，自然是勝任愉快，好讓我們這位「軍事政治家」去用全力處理這不僅是軍事問題的新疆。新疆和平談判的簽字，完全是一種勉強而委屈求全的辦法，事實上與和平與不平，伊犁方面是沒有自主的決定權，為了應付當前的局面，敷衍全疆人民的要求，勉強的就唱了這幕悲劇中的幕。假若省參議會的衝突，與阿合買提江的出走，這幕劇才慢慢的演到本題上來了。自然張治中是這幕劇中的主角，但是我們不必過分

悲觀；因為張氏是一位「醫學專家」，專會醫治這不生不死的慢性毒病。和平談判，自然是一劑對證的良藥，最近各區行政委員選舉工作的順利推行，省政會議通過的救濟建設方案，並呈請中央派建設輔導團來新，協助新省建設及訓練專門人才，選送新省學生入內地求學，加強水利建設，舉辦畜牧貸款，冬令救濟等項的逐步實行，這都是張文白的德政。一方面爭取人心，保護政權，澈底戰勝「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一方面以證實政府正在努力實踐和平條款。以對破壞和平條款的伊方，予以事實的反駁。我們根據以往的經驗與事實的證明，張治中的「新疆政策」，尚未發現有大的錯誤。這一種看法，到目前為止，亦不失正確，也為一般西北人士所公認。上月張氏抵京，京中人士紛傳將出任參謀總長，事後經他否認。最近張氏已去台灣遊歷，並曾經向記者透露要去探望張學良一番。於是「張學良出山」的流言，又成了街談巷議的資料。總之張文白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會使人注意的。他在今日的中國政局中，已有舉足輕重的力量。新疆事件又在那裏鬧將起來，雖然他說與和平大局無關，然而自己心中也非常焦急。這一座花了自己心血的政治舞台，不能隨便讓他倒塌。所以這位「西北候」短期內將結束他的「遊歷」去回任處理這複雜而頭痛的工作。

提到「阿合買提江」，這的確是一個神祕的人物。按說，阿合買提江這是個突厥人的名字，最正確的拉丁化拼音，應該是 Achmet Janik Asimoff。但是許多西人報紙把他拼成 Abom

Richardson 這是依照漢音的轉譯，自然不會正確。記者認識了一位「老新報」，在這位老新報的口頭中，知道了不少關於他個人的秘聞。阿合買提江自稱是維吾爾族人，而許多維吾爾人却認他是烏孜克族人，其所以自稱為維吾爾族人者，無非是用取得伊寧方面的領導權而已。有人更從種族方面推測他以前的歷史，認為他可能是泛土耳其運動領導人安爾爾帕夏 (Anwar Khan) 的繼承者。安氏在中亞細亞一帶與紅軍作戰，一九二二年，戰死於黑沙漠之中。阿氏當時為紅軍逮捕，受過思想訓練以後，又放出來的，在伊寧事變時，他是封建的民族主義者阿里罕托里的支持者。到後來伊寧事變由軍事路線改變為政治路線，他擁有大量維族青年的羣衆，便以革命領袖的姿態，一躍而為「東土耳其人民共和國」的軍政部長，經常穿著共和國的漂亮軍裝，佩上英雄勳章和獨立勳章，不留鬚鬚，儀表非常瀟灑。直至去歲來迪就任省府主席後，才改穿西裝，戴上「酒白帽」，同時爲了加強一個擁有數十萬回教徒地域執政者的尊嚴，他便開始留起短鬚來了。每逢禮拜日，他也參加教徒們的新舊儀式，站在禮拜寺的呼樓上，悠悠然地唱着「阿拉呼！依拉哈！阿拉！阿克巴！」儼然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

伊寧事變最初是一種封建的民族主義的軍事鬥爭，釀成事變的主要份子有阿尕(回教牧師)地主，軍人，政客。他們的口號是「驅逐異教徒，殺盡契丹人(指漢人)」目的在求得完全的政治獨立。自張治中入新主政後，這種暴動也一變而爲政治的運動，以革命者姿態出現的維族青年

，不惜以強硬的手段來對付高唱民族自決，政治獨立的舊黨，並且把他們一一肅清。因此事變的首領阿利罕托利，就被送到「西北利亞大學」去。他們的口號，當然也和從前不同，很乾脆的在喊「打倒三民主義」。在這語如此類的動盪中，阿合買提江是始終參與機要的，伊寧事變之所以忽文忽武，忽放忽收，我們從阿合買提江的背景觀察他的任務，不難得到一個較爲正確的答案：(一)一九四一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獲致初步勝利之際，盛世才因信念動搖而變「節」，某方從此認清了通過一個機會主義變英雄色彩濃厚的漢人作統治者，而把社會主義的勢力伸展到新疆境內來，希望業已落空，其次一着，便是把從土耳其蔓延到中國細亞的「泛土耳其運動」的失敗份子。經過一個成熟而嚴密的思想訓練以後，送到北疆來，發動新省境內的多數民族問題，(因爲土耳其語言的民族，佔全疆民族百分之九十)藉以打擊盛世才。不料盛世才辦的早，毫髮未傷，吳忠信趕的巧，竟莫明其妙的當了一次箭靶子。(二)大戰結束，國際局勢也需要一個妥協的局面，張治中入主新疆，這位「政治將軍」的本領，是某方人士早熟識的。從策略上看，非由軍時暴動，換轉爲政治解決不行。這才壓制住這一班做了「吉哥德」而不自知的民族解放鬥爭者，而另由一批新黨出面，和政府來訂立了和平條款。阿合買提江本人，便以伊方代表的身份來迪化，參加「聯合政府」而坐上了副主席的寶座。其作風

「魔術家」，自己不變不變的在觀着匪裏所思的把戲。和平條款的簽訂，和張治中的一切開關措施，有些人都以爲是伊寧流血革命與阿合買提江據理力爭的結果。前者確也流了不少血，而阿合買提江，並非像一般人所料想的真的去「據理力爭」。當他的提案在會議上不能通過時，他自己並不動聲色，而他的「傳聲筒」輩便會洶湧地鬧上一陣，這一羣大大小小的傳聲筒，大者如流氓無產階級的領導份子阿布拉哈，特馬克志之流，小者如浪人小頭目阿布都古力之流，甚至連維族文化會歌劇團的份子，都變成他的「爪牙」「暴徒」。他們可以隨意逮捕人民，(多爲維族青年)送到南花園阿公館去拷問，甚至於把逮捕的人反縛了雙手，押在大街上去遊行，一面打一面逼他們喊：「我是漢人的走狗」。這是迪化市上經常可見的怪現象，新報青年團的負責人艾沙，常爲此事頭痛。因爲這些遊街示衆的人，多數是青年團的團員，阿合買提江倒是若無其事的在裝聲嘶啞有時他也親自參與拷問的工作。

今春阿合買提江由新來蘭，記者曾陪同他去與隆山謁成陵。他生就一副非常瀟灑的儀表，和濃厚的詩人氣質。三十六七歲的年紀，身材壯碩，面型長圓，明亮的大眼睛中，時而流瀟着憂鬱的意味，上唇留着黑黑的短鬚，西服是筆挺的，領帶領夾也很講究。他的漢語說的不錯，但在公共場合裏，從來不說一句，說話時總是帶着幾分微笑，聲調緩慢而低沉，他對記者談話中，老是在說中央對不住新疆人，句句不離怨天尤人。據說在會場中，他把握住一個問題，憑他侃侃的辭才，往往可以扯上三四小時。(下接第十六頁)

物價 薪水
五五
萬倍 千倍

加薪內幕

陳克文發表談話遭挨罵 張岳軍巧提「過渡之辦法」

「現實」南王定
京記者

公務員的命真苦，上一次千呼萬喚，過了三個月，結果只加十萬元，而物價已打了兩個滾。這一回九月漲風之後，物價又打了一個滾，公務員才加了百分之二十五，錢還沒有拿到手，物價又漲了不少。

雖然只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經過，也真够曲折了。還在八月份，政務會議通過文武待遇平等，並一律增加十萬元，很多立委都表示不滿，尤其是監委們，他們聽到政院預備調整十萬元時，有四個委員實親自去訪張院長，並口頭建議，要顧及公務員實際生活，可是仍然只加十萬元。他們心裏面更加不滿，同時立委都是清風亮節之士，因此個個都是兩袖清風，完全靠薪水吃飯，他們本身也是公務員，當然對加薪是份外關懷。

九月十五日立法院開會後第一炮，就是劉志平陳顯達七十人聯署提出「擬請行政院舉辦公教人員貸款以資救急而提高工作效率案」，非常遺憾的這個辦法對一般公務員毫無補益，貸款要房產地產作抵押，可憐公務員有幾個人有房產地產。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立法院審查會通過劉志平委員提案按主計處公佈之指數發薪，或自九月份起加倍發給，同日下午，監察院若于監委也預備再提出意見，他們很憤慨的說，人有要求生存的自由，現在物價為戰前五萬倍，而公務員收入只

有戰前五千倍，一般小職員月入六七十萬元，如何能養家活口。次日監察委員座談會就把這個問題作了一次周詳討論，然後公推葛煥起草調整公教人員待遇方案，又過了三天，監察院的方案就出來了，就是（一）公教人員衣食住行娛樂醫藥完全由國家負責。（二）以底薪三十元依主計處公佈之指數發薪，三十元以上予以相當折扣。同時立法院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提議以五十元為基準按指數發薪，五十元以上予以折扣，結果決定召集有關機構共同商討。這期間參政會也提出要求政府改善公教人員待遇，到了十月二日，立法院通過集行政、監察兩院及參政會共同商討結果，決定（一）以三十元為基本數按指數發薪，其超過數按十分之一指數發給（二）擴大實物配給（三）公教人員子女應免費入學，十月六日，立法院財政經濟兩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了這個辦法，七日立法院例會正式通過，不過稍有修改即即薪在三十元至三百元之內按指數之百分之二發薪，超過三百元者按十分之一指數發薪，這個案子就送請行政院實施。又過了兩天，行政院會計處長陳克文及財政當局發表談話，說這個辦法如要實行，增加國庫負擔太重，恐難實行，並傳說政院及財政部另外擬一個辦法，大概按照老辦法，三月一調整，基本數為八十八萬元，倍數為三千六百倍，他們並且向新聞記者們說，各地指數

不一，調查又費時間，兩個月也難統計清楚，還是老辦法簡單又明確，初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仔細一研究，簡直不成話。所以輿論譁然，尤其監委及參政員諸公成表不滿，說得最徹底的要算是立委衛挺生氏，他首先就說政府不能說增加國庫負擔太多，就不顧公教人員的死活，這一次立法院的辦法，已經顧及國家財政的困難，三十元依照指數而且是生活指數而非物價指數，這總算是最底的要求了，並且說，財政部所擬辦法是不切實際，不顧事實，簡直是笑話，尤其是身為國家計政人員陳克文不顧計政組織，全國物價指數統計，各地政府均有人專司其責，那能說統計費時呢？

張羣院長前幾天特別重視外埠意見，同時也非常傷神，如果真依指數辦法，國庫增加負擔的確不小，現在全羣發鈔票的局面，實在不能再加重印刷機器的負擔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局面，總得設法多維持幾天，他也知道公務員生活苦，更想能够使公務員生活安定，可是沒有錢呀！這兩天報上輿論，衆口同聲主張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尤其衛挺生指責陳克文的談話，看了氣上加氣，看到新報以後，立刻把陳克文叫到辦公室拍桌大罵，問他有何資格代表行政院發言，並且叫他立刻發表消息，說他並不能代表行政院對外發表任何言論，陳克文自此以後，辦公室門上經

論 專 實 現

從地方活動競選 到活動中央競圈

邵 謨 教 授

近來所謂行憲，或者說是普選吧，在各大城市中，瀾瀾鬧鬧得如火如荼。各地方因此所鬧出來的糾紛，也層出不窮！據說最初是競選，後來變成了競圈，——競爭中央的圈定，於是應該是地方活動的普選，又轉向為中央活動的圈定了。上海報紙，不是在前些天登載粵選航機，班班客滿嗎？新聞記者指出：這是由於競圈的人，紛紛到南京去活動之故。

此外，隨手找一條昆明的新聞：「據熟悉內情者談：競選活動費，最寒酸者，亦須一億元，始敷舖排場面，現已耗三四億者，頗為普遍。」（十月二十八日大公報）。我想，這些億數，或許還是指的提名到選舉事務所之類化的費用。在報紙上，又看見些啓事，例如說明指斥某某等人之貪污，是為的競選而含血噴人，意圖中傷人，長槍短棒，捨命相殺，傳聞亦與普通有關。所謂政黨提名，在為政府所正式承認的兩黨所提出的名單中，竟發現有近半數的跨黨份子，黨德之衰，至此為極！中國國民黨內部，為了競選或競圈，也鬧得不可開交。這些事態在動員戡亂而又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時候，似乎實在有些不可忽視的嚴重性。

最近國代聯誼會，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立憲兩院若干委員，都紛紛為「普選」發言了。有的主張延期行憲；有的以為政黨提名不公——或者是競圈不公，主張由公民自由競選。又有的以為立憲兩院委員——服務黨國，久著著績」，假如此次不競選或競選而不被圈定，中央亦應繼續借重。意見有不同，然而都是為了不滿意於現在的「普選」或「競圈」是顯然可見的。

二

在原則上除了對於憲法之產生或成立，曾經或至今這有人不承認外，行憲本身，又有甚麼可以非議的呢？中國國民黨之必須還政於民，到今天，似乎已是天經地義，而普選——由老百姓去選舉人材來執行治權，也是民主政治的金科玉律。可是也正為這些，於是問題便不單簡了。一個不很了解中國政情的人，或許不很容易了解民主政治為甚麼不能是政黨政治，從而有多數的黨員，竟要求到奪政黨的提名權利。因為就連蘇俄在內，選舉時，除共產黨名單外，還得來一個無黨派名單的。可是，姑以中國國民黨為例，假如你看到參加為候選人的黨員們，不但「競圈」，而且先要「競提」（——競爭提名），那些知道提不出或圈不到的人，甚至早已跨了黨，到別的黨去求出路，而別的應該與中國國

常鎮住，躲在一角辦公，遇到新聞記者都口稱，老兄幫忙，我不能再講話了；一方面請新聞局代發消息，說他不能代表政院發言，結果一家報紙也不用，可謂掃興之至。

一直到十四日，行政院舉行政務會議，張院長不失為一個政治家，他知道立法院得非不得，同時這辦法又不能實行，於是他提出來一個聰明絕頂的「過渡辦法」，既應付了立法院，又敷衍了公務員，並且比財政部所擬辦法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他向政委會們說了一番囑動聽話，說明財政的困難，才順利的通過了，然後叫新聞局發表新聞時，一再說到立法院所擬辦法很好，原則上深表贊同，但需相當準備，決定向國務會議建議，由主計處組織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計劃委員會，五院均派代表參加，由徐主計長主持，此次依各地生活指數，調整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士兵待遇及公費生也比照增加，這麼一來，的確面面俱到，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然而若干立監委依然表示，對行政院不尊重立法院意見，以及不顧及下級人員生活，深表遺憾，除了表示「遺憾」以外，別的也不會有什麼作用。

據某高級官員稱，張院長這一次的「過渡辦法」確實聰明絕頂，這一來，一拖三個月，三個月以後已經行憲了；政府又將全部改組，張院長是否當院長還成問題，反正他是要「在我任內」就加此一回了，而且十一、十二兩個月也不必調整，另外還想出一個機樁，把責任推到徐堪的身上，而且把五院拉出來共同參加。立法院的面子也敷衍得不錯，至少，不會遭受指責或否決，所以很多人都讚佩不置，都說張岳軍是一個人才

黨分庭抗禮的黨，也居然會收容這些份子，作爲他們的候選人，從而要求他們原來的黨必須「保證」他們會「團」出來時，你自然會感覺到這種政黨政治的可憐了！

中國國民黨黨員之「競選」與「競選」這是政黨政治下的黨的問題。解決問題，原須看主持提名與圈定的態度與技術：黨員內部的鬥爭與糾紛，又是黨的組織與紀律問題，在大體上，應該與「行憲」無關。最該注意的，是其他所謂政黨之提名問題，報章傳佈，他們要求中國國民黨必須保證他們會選出多少席數，否則，便以不參加「競選」相要挾！理論地，就所謂「民主」「行憲」的意義說，這是極不邏輯的。

第一：假如一個政黨的競選，自己並不嫌黨員，而要收容人家近半數的黨員做候選人，自己又沒有被選的把握而要其他的政黨去保證其勝利時，這個被保證的政黨之存在，是很有疑問的。

第二：假如一個政黨，可以保證人家去獲得若干席數，甚至還得保證自己的份子去尋得「出路」，求所謂政黨政治的門面的維持時，在這個政黨可以保證的情形之下的選舉，也是極可懷疑的。

第三：假如選政於民的普選而祇出於政黨彼此間的協商時，這所謂普選的本身，似乎也是很難成立的。

爲甚麼？因爲這是政黨政治的破產，也是民主政治的破產。因爲行憲是「行」「憲」，行憲的第一義，在於民意之徵取，不是政黨間政治席位的先行分配。沒有一個黨，可以或配包辦國民的公意。不然，便不是行憲，而是對於國民的欺騙！

然而現在似乎竟如此了，這是理論地，如此行憲之此路不通！

三

孫中山先生所嚴重制定的訓政，二十年來，不幸在兵連禍結中過去了。最先，是中國國民黨內部的互相殺戮，後來是神聖的對日抗戰。於是全國國民，都無從獲得行使政權訓練的機會。現在要行憲了，又是烽火遍野，核實說：全國三分之一甚至全部區域，都在「軍事時期」或「準軍事時期」。物價高漲，生活動盪，整個社會，恐慌不安，老百姓們，老弱轉溝壑，壯者散而四方。大概除了真正富於政治興趣或可以化得起錢的人物之外，似乎誰也沒有心情去「競選」，或「競選」。

在八九月間，我作了若干次和若干處文化水準較高與生活較安定的江南地區的鄉鎮考查。當國大代表與立委候選人登記，已經在各大城市熱烈展開時，爲地方基幹與普選基幹的鄉鎮，還寂無影響。準備辦理選舉了，一鄉一鎮有多少選舉人，誰也不清楚，甚至一切都茫茫然！不但中央法令，大多數都沒有寓目，或全不明瞭。便是省縣法令，也一般的莫知所以！命令一個一個去的下來，鄉鎮長便奔走顛汗的一個一個去應付。辦不及（甚至辦不好），受申斥，記大過，經費呢？自己籌劃，於是不得不敷衍了事。上級機關明知其然，不敷衍，自己也不得了，於是更其加強了中國官場所慣有的「此礙彼蔽」之局。

我訪問了若干江南地區的農民商人，甚至普通的公教人員，例如鄉鎮長，爲地方上最高智識份子的縣立中學教員之輩，他們幾乎都不知道要行憲，而且也不以爲在準備行憲，甚至他們並不感覺到需要行憲。他們需要什麼呢？一致的，他們需要能喘息，需要安定，需要過一個最起碼的安甯日子，需要減少些生不己的攤派或徭科，不再漲物要價需，需要鈔票不要那樣的不用。

「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這真是極可寶貴的古訓！我想：一個行憲的政府，至少該承認這些需要，是它認爲可以行憲的國民的合理的願望。

從另一方面看：行憲似乎不僅在於產生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首長；而且尤其在於構成一個「基於三民主義可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因此，必須準備使人民克盡義務，享受權利，——諸如在憲法上所規定的種種自由之類。目前，在動員戡亂的情形之下，由於「戡亂第一」，整個中國，似乎是一個軍事控制之下的中國，這個局面該延長到幾時？（例如滿立特同意假設定爲三年）。是否可以與行憲並行不悖？！我們承認一個行憲的國家，由於局勢緊張，可以依法有施行軍事統制的時候，然而似乎很少有一個正在軍事統制之下開始行憲的國家。

假如行憲而老百姓不知道，鄉鎮長不明白，地方基層的智識份子不領會，甚至不能給予國民以應享的權利，率先實行憲法上關於人民切身利益之種種規定，那麼行憲究竟是爲的甚麼呢？這是事實地如此行憲之此路不通。

四

國大聯誼會主張延期行憲，爲了「憲政」這一件隆重的大事，我們在原則上贊同這主張。然而延期到甚麼時候呢？

依現實觀察，行憲似乎是箭在弦上，勢在必發。因此，我們如上的議論，容或有被譏爲「高調」或「書生之見」的可能！雖然如今的政潮中人，不少是向來真唱高調，而且有很多是不諱言以書生自居的人。不過，我們希望如此行憲，將不是爲的應付國際環境的需要，將不被視爲一去不返的政治上的興奮劑，尤其將不是爲某一份人去尋

論專實現

略談美蘇關係

記者 韋 端

美蘇二國的矛盾可能加深 但雙方鬥爭將仍是局部的

當日本投降的時候，某軍事最高指揮官曾在重慶問道：「你看今後的國際問題怎樣？」筆者很肯定地回答說：「我覺得今後は美蘇鬥爭的局面。」最近三年多的事態發展，已證明美蘇關係確是目前國際關係的中心問題。這不僅因為美國和蘇聯是代表兩個制度不同的國界，或國家的集團，而且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政府正在實施兩種背道而馳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和蘇聯的制度原是不同的，但這沒有妨礙她們的合作。自從戰事結束以後，這兩個國家的關係馬上暴露很大的裂痕，在一切問題上都以互相對壘的姿態公開鬥爭。為什麼這兩個朋友祇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呢？這就是因為她們的外交政策自勝利之日起發生變化了。

在戰爭時期，美蘇和一切被侵略與受侵略威脅的國家，都認為德日意的法西斯侵略主義是她的當前大敵，不惜犧牲一切，為打倒共同的敵人而合作。加以羅斯福和史達林的兩個領袖的目擊，光遠大，能真正為世界和平奮鬥，使合作的基礎日見鞏固。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於今年四月在英國曼切斯特演說稱：「羅斯福帶給了世界政治以一個完整的觀點。他知道他若不為世界的繁榮而努力，也就不能為美國的繁榮而努力。」因此胸襟寬大，並從人類的長遠着想，所以能同邱吉爾和史達林相處得非常好。他沒有要將自己的信念強迫加諸不列顛的願望。他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法

西斯主義的另一形式。他並不害怕社會主義而整夜不能安眠。他詳細研究他的計劃，以建設一個更佳的世界。他常對我說，他相信蘇聯會從美國學得許多關於人民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東西；而美國則會從蘇聯學得許多關於社會與經濟計劃的東西。：假如羅斯福還活着，則經濟權利法案將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而一個進步的美國就可成為走向永久和平的「一個世界」之一部。』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認識羅斯福的偉大與其在過去對美蘇合作所起的領導作用。華萊士也抱着「一個世界」的理想，希望美蘇戰時的合作能在和平時繼續下去。

杜魯門繼任總統以後，他曾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宣佈美國的長期目標是：「締造公正和平，恢復世界經濟繁榮，促進民主及其基本之個人自由，建立維持和平之機構。」但在實質上，杜魯門主義與羅斯福主義大不相同。他沒有「建立一個更佳世界」的理想，祇在這一病態百出的世界中竭力掙扎，甚至不擇手段。為着要培植反蘇的力量，他情在西方寬容納粹主義，並使史陶萊的黑色陣線在德國的英美佔領區復活。在東方，則使容日本戰後，並維護天皇及財閥。所謂解散財閥，實上是以換湯不換藥的欺騙行為。日本受此意外的寵愛，竟敢提出歸還琉球的要求，甚至發表美國指揮日本再由日本領導中國的荒唐言論

求新奇的政治刺激。我們也承認：要老百姓們真正去選舉，像西方那些民主國家的國民一般，假設戰事立即結束，趕緊認真地普及教育，改進民主，或許還得半世紀才行，這太遠了！難道我們不是一日造成的，行意也不能！我們更相信：我們應給國民嘗試，給國民學習，不過更真確的是：嘗試和學習，似乎應該有一個嘗試更真確的環境與心情。因此，我們認為：

第一：假如在目前果真是「撒旦第一」，那麼，要是可能的話，似乎大可不必再來一個「行意第一」，使這兩個性質不很相同的「第一」，發生多方面的衝突。而且行意是歷史地不居「第二」的。

第二：萬一要行憲，那目前又確實不能使老百姓去嘗試或學習行憲，那似乎至少該使他們知道要行憲，甚至正在行憲。行政院新聞局在十月初才公布而現在還寂無聲息的「實施憲政擴大宣傳綱要」之類：應該好好的「擴大宣傳」起來。假如不能宣傳到每一個老百姓那裏去，至少應該宣傳到主持地方基礎組織的鄉保長那裏去，使他們知道主持地方基礎組織的鄉保長那裏去知道為什麼要幹這些事。

第三：若干政黨，無忌憚的要求人家去保護其「被選」之勝利，與被要求者準備去支持人家獲得勝利之類，似乎應該有一個限度，顯示對於名爲一個國家主人翁的老百姓之稍加尊重。在若干場合從給老百姓以應有的權利，但，至少，似乎在道義上，不宜再給那些純良的，老百姓以公開而有力的侮辱或諷刺。在真能行憲的國家，這可能成爲老百姓們革命的一個理由。

極平凡無甚高論，如上所說，實在都是些憲政的民主真理，我們是憲政的擁護者。雖然所說去論行憲，未必便是，現勢之下，行憲，就行憲去論行憲，假如行憲而不可後，那麼，就強說法來論行憲，假如行憲而不可後，那麼，就強說法

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實際上就是美國在西歐的防共反蘇計劃。歐戰的新聞記者曾對荷蘭某週刊的訪員說：「西歐各國務須密切合作，以抗拒來自東歐之危險。此舉可使美國以有效的援助供給非共產主義的國家。」美國國務部最近闡述其外交政策的小冊子這樣寫道：「美國已明白表示：當世界經濟每況愈下之際，政治決不坐視。經驗證明俄國經濟貧困可產生政治之動機，而使人易於受到極端思想及政治霸權之侵略。」本月八日哈里曼對外交界十九人委員會向杜魯門總統提出的報告書更明顯地說：「美國在歐洲的利益，並不單純按經濟條件予以估計。其利益且在於戰略及政治方面。吾人均知今日在世界上正面對兩種相衝突之制度。：假如此等國家不能藉民主方法達到其情況的改善，則彼等可能被迫採取相反的方向。此即共產黨計劃力量之所寄。他們必於憂患及動亂甚烈之時，即可不戰而勝。」

由此可見美國的政策已與戰時大不相同了。她的一切措施均與蘇聯和幾個東歐國家處於敵對的地位，不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戰略上已作種種準備。

至於蘇聯呢，她本來希望聯合國戰勝德日以後忠實履行雅爾達，德黑蘭及波茨坦三次會議的決定，以在和平時期獲得發展。當司徒雷登訪蘇的時候，史達林曾對他的談話中表示：不同的經濟體系並不妨礙蘇聯與其他國家在和平時期的合作。最近蘇聯外次維辛斯基對紐約郵報記者的談話亦仍表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苟能互相尊重，以謀解決聯合國機構之糾紛，及建立較佳的國際關係，則兩者必能同處於一個世界上。」這都表示蘇聯在過去和現在都有與美國和平相處的傾向。她會避免刺激戰爭的言論，並力圖第三次世

界大戰的謠言。史達林亦曾公開以肯定的語氣說明目前已無戰爭的威脅。

蘇聯這種作風與美國適成其反。這不能誤解為蘇聯對美國的退讓或害怕，這只是策略上的不同。美國的戰略是以金圓與原子彈為武器，欲以雄厚的財力武力壓倒對方，並藉以號召各國為其附庸。蘇聯的戰略則在揭穿對方的挑釁與擴張政策，爭取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的同情。因此，無論在外交的會議上或國內的報紙雜誌上，蘇聯對美國的口誦筆伐，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聯合國大會上，維辛斯基提出懲處「戰爭販子」的口號，和真理報登載嚴峻批評美國的文章，並甚至把她比作納粹的德國，這都是蘇聯攻擊美國毫不留情的表現。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的演說中，莫洛托夫公開指責美國欲以原子彈為侵略武器，並「常與英國聯合在世界各地取得海空軍基地，有時甚至為達此目的而佔領整個國家，尤其是蘇聯鄰近的國家。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之目的，顯然非為防禦，而為侵略的準備。」他又提出警告：「對資本主義說來，侵略的帝國主義實屬危險。美國若干參議員及部長對此未能了解。事實及時間總能證明彼等將自食其果。」

這樣看來，美蘇關係的緊張可說已到了鬥爭白熱化的階段。但這不能誇大為戰爭的開始。

戰爭的痛苦在美蘇及全世界人民的頭腦中尚留着新鮮的印象。當這世界忍受的痛苦尚未磨滅的時候，欲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究竟不是容易的事情。戰爭必須獲得人民的擁護，必須在發動的時候先有舉國一致的現象。如果大多數民眾不贊成戰爭，師出無名，則除對外鬥爭以外，還要作對內的鬥爭。結果是要失敗的。所以，目前美蘇的關係雖甚緊張，但還沒有具備真正的戰爭條件。

或有人說，目前因原子彈的發明，吾人對戰

爭的觀念及其必需條件的看法都應改變。其意即指：侵略國可以幾顆原子彈先發制人，在很短時間內把對方的武力人力物力完全摧毀。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簡單。假如美國要用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辦法來攻擊蘇聯，而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則以蘇聯領土之大，產業區域的分散，和軍事部署的祕密，不知需要多少原子彈始能奏效。加以蘇聯防空力量的雄厚，美蘇距離的遙遠，如何能使原子彈到達目的地，都成問題，至少要在半途遭到損失浪費。以今日的技术水準，原子彈原料的有限和製造過程的複雜，可斷定美國尚不能打這種如意算盤。在另一方面，蘇聯工業和科學的進步，已使人疑懼美國所能製造的蘇聯亦能製造，彼此的力量並無很大的差別。本月七日莫洛托夫在演說中曾以諷諷的語調宣告原子彈的祕密早已不再存在。路透社莫斯科八日電稱：「莫洛托夫發表原子彈非復祕密之演說後，雖緘口不言蘇聯是否業已造成原子彈，但此間許多外界人士均信蘇聯在製造原子彈方面，必已獲有重大進展。」

蘇聯一般人民對其領袖史達林顯已愈益增加其信任矣。這樣看來，美國不能恃其優越武器來輕易發動對蘇戰爭，是很明顯的。反之，蘇聯亦不能有任何根據可發動對美的戰爭。

這樣看來，不論美蘇的關係如何緊張，我們祇能說是美蘇矛盾的加深，也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矛盾加深。這種矛盾必然要繼續發展下去。其前途還是不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呢？還是中途妥協呢？還是成爲錯綜複雜的鬥爭和局部的戰爭呢？

這是目前國際上最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所能解答的，祇是中途妥協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和前兩次世界大戰一樣地演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可能是較長期的錯綜複雜的鬥爭和局部的戰爭，直至一方失了戰鬥能力時為止。

三六。十一月十日

從汽油的限制到五胡亂華

晉代豪門鬥富

汽油要節約了，於是乎一班汽車階級中人，都不免大起恐慌。坐汽車到底底是經濟的事？還是奢侈的事？這自然較之經濟的，在戰前，坐車所費不過大洋一元，再加小帳兩角。把坐汽車較之步行或他種車輛所省下來的功夫，去做任何事情，所生產的利益，決不啻抵不過一元二角，或從一元二角中減去他種車資之數。所以坐汽車，決然是經濟的事。然則坐汽車，為什麼會被目為奢侈呢？還記得民國初年。那時候，還沒有汽車，爲什麼海灘上，就算是很闊氣的了。次之則是人力車。那時候，還不全是在上海包車，——再坐不起那時候，電車倒也有了，可以去擠軌等候。那時候的馬車夫，是神氣十足的。對於人力車夫，往往大聲呵斥，甚至揮鞭打擊。還記得當時的時報，曾用詰問的口氣，作爲短評道：「馬車人力車，亦同是當業耳，何以可如此也？」又說：「坐車本所以求捷速的，然而今日，坐一個遠從魏武帝，近從晉宣帝遺留下來的腐敗的文臣，驕橫的武人的政治集團，其中淫奢荒侈之事，真是不勝枚舉。我現在且舉其兩件：

其一（一）是晉武帝的女婿王濟。武帝有一次到他家裏去，他留武帝吃飯，饒饒的講究，不必說了，晉書上說他「悉貯琉璃器中」。琉璃就是現在的玻璃，當時中國還不能自造，大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一（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二（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三（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四（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五（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六（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七（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八（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十九（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二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一（二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二（二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三（二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四（二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五（二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六（二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七（二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八（二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二十九（二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三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一（三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二（三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三（三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四（三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五（三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六（三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七（三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八（三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三十九（三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四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一（四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二（四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三（四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四（四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五（四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六（四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七（四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八（四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四十九（四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五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一（五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二（五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三（五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四（五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五（五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六（五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七（五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八（五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五十九（五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六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一（六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二（六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三（六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四（六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五（六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六（六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七（六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八（六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六十九（六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七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一（七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二（七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三（七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四（七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五（七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六（七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七（七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八（七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七十九（七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八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一（八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二（八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三（八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四（八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五（八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六（八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七（八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八（八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八十九（八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九十）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一（九十一）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二（九十二）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三（九十三）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四（九十四）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五（九十五）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六（九十六）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七（九十七）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八（九十八）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九十九（九十九）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其一百（一百）當時的臺門多好一約是從西域來的。

力車的人，已未必盡有事可趕，坐馬車者則更甚，又要趕辦事的人，倒是步行或趕電車的人，又何必？「社會上對於有閒階級和勞苦大眾待遇的不平，且不必去論他，坐汽車的所以被目爲奢侈，却大概是爲此罷？」

我們要講文史，話說得太遠了。且回到本題來。兩個文明程度不同的社會，接觸了，較高度的社會的文明，總會輸入較低度的社會中去的。這是有利益無害的事，然而較低度的社會，竟有因此而陷於衰亡的，這是爲什麼？無他，明明可以用以生利之物，你却不用之於生利，而用之於消耗之途而已。有汽車，不乘之以趕辦事，却乘之以酒食徵逐，或則「有女同車」，「招搖市過之」，就是其一例。

在歷史上，一朝開國之後，總是能強盛安穩一個時期的，獨晉朝不然。從武帝平吳（公元二八〇）到洛陽淪陷，（三一—）不過三十八年而已。這又是爲什麼？我們知道：一個人享用過度，就精力耗損，志氣銷沉了。晉初這

車，又何以異？這在當日，實在是異常奢侈的事情。當時這個政治集團中人，有如此不合理的享受，他們的精力，還能發不耗損？志氣還能不消沉麼？何怪五胡一編起，一班好戰的，都像秋風掃落葉一般，紛紛的倒坍下去呢？

這班人財自何來，歷史上沒有詳明的記載。論其大略，總還不免向農人頭上剝削罷，只要看晉書列傳上，敘述他們的產業，總說田園水確甚多，就可知道了。田是種穀物的，可以收取租米，史書上記載也頗多。園是種果樹，開池養魚等等的，晉書的王戎傳說：他家有李子，要把他賣出去，又怕人家得其種，都先鑽其核而後賣之，大約就是園中的出產，水確則是舂米。當時使用頗廣。晉惠帝時京城被一個叛將圍起來，這叛將把城外的水決去，城中的水確，都因無水不能動，乃將十三歲以下的男子總動員，來舂米給兵吃，就可見水確相需之殷。他們擁有廣大的田園，正和我們現在，抗戰八年，土地更形集中一樣。水確多數爲他們所有，這又是豪門資本，便入了工商界了。

誠如 Frank Rounde Jr. 所說，（見本誌第十期外論）。中國人民的忍耐性，和農村經濟的忍耐性，是極大的。所以現在國共兩方，都想利用之以作戰。然而其忍耐和堅韌，也總有一個限度的，古來有多少好戰之徒，都失敗在這一個限度的認識上（下接十六頁）



文專史文
授教勉思呂

現實書信

潘震亞律師之辯明

李開兄：

承囑對於上海各報登載中央社發布「有關民盟之資料」其中涉及弟之記載，及民盟被迫解散兩事件，為現實寫一短文有所辯明其微關注與熱心民主，無任感佩。惟兩事各別，不能併為一談。中央社上項涉及弟之情報，全屬法諺誹謗，大公报已代為更正。其他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和平日報、前線日報、益世報、正言報、均於同日去函更正，未見登出，因此，中央日報、中華時報、當夜未及送函者，次日亦未補送。惟申報已有復函聲明：「俟中央社查明送稿來館當為更正」，較之其他各報置之不理者，尙能重視新聞記者之道德，與法律上之責任。中央社為信用及責任起見，不久當可照去函查明見復，與公開發表事實真相。此事目前尙不欲多言，弟原為新聞記者出身，民二至民六年間，曾任上海申報新聞記者，民六因擁護孫中山先生之護法政府，反對吳佩孚張懷芝由湘贛兩省進兵政考，被湘贛檢閱使張懷芝將弟在南昌主辦之兵共和報查封，並派兵架機關槍圍捕未獲。始聞赴粵，參加護法及國民革命實際工作，歷任中央機關各要職。民十七寧漢合作後，便不問政治，從事教書生活，二十年來，未嘗以個人名義，對外發表言論，更不願因此私人之小事，多所牽

扯，惟有循法律途徑，以求澈底查究。至民盟問題，談者當多，不必我談。民盟中央既因不堪壓迫，自動宣告解散，並通告盟員停止活動，則已由法律上是否非法團體問題，而變為政治上之嚴迫其效果到底如何之問題。此事當前似已告一段落。今後民盟盟員之行動如何，民盟諸首腦已可置身事外，坐視不管，不負法律上及道義上任何責任。此舉政府之措施，雖屬不當，亦覺不智。惟民二袁世凱解散國會及國民黨時，尙有煌煌大文，昭示中外。今政府取締民盟之行動，不循法律程序處理，隨便由內政部發言人發表談話，與中央社發布消息之方式，違迥令交還撥用之房產，與監視民盟領袖之行動，行政院不予糾正，反似追認，而民青兩黨不在國務會議或行政院會議提案糾正，僅用私人名義表示意見，則所謂多黨參加政府，準備實施憲政，全屬掩耳盜鈴。當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及國民黨之令文，係法律名家顧巨六氏之手筆。顧氏亦在馮執行職務多年，不問政治，弟嘗與其縱談往事，彼此感慨萬端。後之視今，始如今之視昔，夫何言哉。實有不忍言者矣。順頌撰安

弟潘震亞謹啓十一月八日

新聞記打手

編者先生：

本市經濟快報發行人兼社長趙新銘，經友人介紹，租得本巷周姓廈房三間，租金自然已是早說定了。而趙×竟于進房後，復轉託友人：請求

減少，該友人因事出無理，拒絕設項。趙遂惱羞成怒，聲言「不住了」！惟仍強佔不走，並稱其內修花費若干萬元，勒索賠償。迄今三月有餘，一味賴皮，房主忍無可忍，今日向其理論，彼竟邀同該社幹員李波子，及報差十數人，大打出手，且謾言會丟去法幣五千元。後經同院客人多方勸導彼等始凱旋歸去。聞該周姓已依法起訴了。讀者心想，處此走向憲政之期，正是輿論日求伸張之時，報社報人身為輿論中堅，自應以身作則，為民喉舌，領導社會走向和平法治之路。而今趙×竟敢赤手行打，豈不見笑大方！似此盜名欺世，招搖撞騙，中賊，誣賴之無恥行徑，何配稱為「無冕之王」呢！感嘆之餘，特撰此文，懇請

貴刊站在國民的立場上，慷慨的伸出援助之手！讀者齊堅如西安任炭市街一七〇號

節款訂報

貴刊內容充實，尤以執筆者之思想新穎，意態莊嚴，言論公正，報導翔翔，實為目前國內足數的一份刊物，茲特由節無可再節之生活費項下節約出國幣壹萬元訂閱貴報。

雲南鶴慶讀者丙寅之

徵求內幕特稿

歡迎讀者通訊

從左傾思想 到名利雙收 專欄作家李家普曼

一個年薪合法幣十五萬元的記者

李家普曼一向很少批評他的同業專欄記者。別人對他所評論，他亦不去理會的。像許多報業大亨的派頭，報界巨子是祇在需要說話的時候，才開腔說話。從一八七〇年至現在，李家普曼一向維持他的圓滑作風。開始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富家統統子弟的社會主義者。

當時十分活動，參加過政治工作一些時候，他就運用他的偉大天才，(大家認他為美國文筆都重的作家。)但在他天才工作一方面，正是社會主義制度所不容的，他轉變了，所以他的仇人都把他當做文化界敗類看待。
攻擊李家普曼最厲害的文字，要算是一個以大企業家做背影的周刊發表過他的傳記：「一個從

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者，從新共和到前鋒論壇報，如此轉變，直至現在，還是令人輕視，而且無法寬恕的，將永遠給人壞印象。雖則他的態度認真是毫無疑問……但他們懷疑他甘言蜜語，清麗優美的文章，正是一種虛飾的手段，作為他投機思想的掩飾牌。……」

「挖苦李家普曼最厲害的，要算是魯漢。魯漢的別墅沙龍，是李氏早年常到的地方。魯漢說：瓦特(李氏小名)是在爭權奪利場合上，從未看過一個適當的機會……」
「這論瓦特在某方面可曾失敗過，但實際上他已贏得世界上最高之榮譽與多量之金錢，每年穩拿一筆五萬四千三百二十九萬元的稿費，三座別墅……就依美國事業成功人物之標準來說，李家普曼已享受人間特有之生活了——每日下午騎馬釣魚，打打高爾夫和網球，(他是一個能手。)或者替他長島朋友做馬球比賽的評判員。講到交遊方面，他與毛根銀行界人物在一起，比過去和工會領袖們更容易擇得上。因為這些原因，使人懷疑他是否還配稱一個自由左傾作家。」

「智識界自由主義刊物對他的批評，可引證民族周刊主編馬紹爾本土關於批評李家普曼的言論。馬紹爾說：「李家普曼生錯了一個世界，要是早生了五十年，無疑地他會向右走，跟着名利與富貴。我們大可引證一句古語，替他做個清算，即所謂：是一個從富裕思想，到思想富裕的人。李家普曼的作風，從多方推論，無疑的是一個有雄辯的天才與分析時事專家。但是實際上可以說是襲取一個未成熟的煽動家之手法，同時還帶幾分自己欺騙自己的作風。」

李家普曼一方面逃避現實的戰場，另一方面想維持他自由主義的牌子。在寫作方面，他缺乏緊湊，用一種虛張聲勢的寫法，矯揉造作的筆調，配著大家都知道的那好似漠不關心的態度，

寫出文章。他曾說艾登是一個手拿竹刀的武士，此正可應用於批評自命思想先進份子的李家普曼自己。在李氏的「今天與明天」專欄里，他所能貢獻者可分三方面：唯利是圖，逃避現實與替社會辯護。他自命是自由主義者，好像這是唯一合法的實，如果我們不說他是在欺騙讀者，至少，他是欺騙不了他自己。

專欄記者勃朗會批評李家普曼說：「李家普曼定只要同毛根在一起，一切都比較安穩無愁了。」勃朗譏諷李氏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李家普曼也會想到，當他每日早餐席上與美國讀者見面時，自己每日新鮮創作的論見是完全金塊組成的嗎？加利福尼亞州總罷工時，辛克萊被選運動時，海岸工人罷工時，他怎麼一言不發，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寫的新聞隨筆，自以為金科玉律，如是豈非不值一文嗎？」

關於他出版一本政治哲學叫做「完美的社會」一書，杜威教授曾批評：「他的思想方法，真如一個空心燈泡一樣。」
關於李家普曼之轉變為一個共和黨者，新共和雜誌撰述者弗萊會指他為退職自由主義者的同業，弗萊說出李家普曼如何是哈佛一個急進派領袖，開始是向左轉，用盡力量控制住自己，直待發覺自己已够老練，像下午的落日，然後加入諾克斯上校等，加入自由同盟會，投入那堪市小煤油主入旗幟之下。

李家普曼一面從左向右，從此「一營曼」到另一「一營曼」，他却忘記自己還背著一面大旗，他應用自由主義者的語句去擁護前階級之主張。當商界有人有所呼喊時，他也隨聲附和着，當資本家對以前羅斯福之藍鷹運動表示



